

别让家长背负太多「甜蜜的负担」

□叶金福

随着新学期开始,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步入正轨,有些家长却表示“甜蜜的负担”也开始了。据媒体报道,一名二胎家长反映开学后,两个孩子的学校都通知家长们“自愿参加‘护学岗’、看自习等活动”,这让他有些吃不消。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众所周知,让家长参与学校相关事务,是家校共育、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同时,家长为学校 and 班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可对塑造学生良好的个人品质、树立正确价值观起到积极作用。

但学校不能把家长当成一个“筐”,什么事务都往里装。

例如该名家长提到的“护学岗”。学生上下学时间段,的确是交通高峰期,不但人流量大,车流量也大。这对孩子来说,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安全“护学”,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面对这种状况,作为学校,理应第一时间想到联系交警部门协助“护学”,为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保驾护航,因为这是交警部门的义务和职责。但事实上,一些学校往往拿家校合作做文章,动辄以通知的方式,甚至以命令的口吻,让家长参与“护学岗”,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再如看自习。看自习属于一种教育教学管理行为,这项工作理应由学校教师来承担。因为教师看自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相反,如果由家长代劳,势必会造成教育、教学和管理脱节。而且,有些学生也会因为看自习的是家长,不是教师,产生懈怠心态。

作为学校,动辄把家长“请”来“护学”、看自习,表面上看是家校共育、家校共管,实则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分内事推给家长,这样的家校共育、家校共管,岂不是“走了样”“跑了调”。

因此,笔者以为,为了让家长卸下过多的“甜蜜的负担”,一方面,学校应建立健全报备制度,对需要家长参与的事务严格把关,做好甄别,切忌把家长当成一个“筐”,以免给家长增加过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家长要理性参与学校事务,对学校把家长当成一个“筐”的错误做法,家长要学会说“不”,切忌因拉不下面子而委曲求全,最终给自己增添烦恼。同时家长也要理性看待参与学校事务,不要赋予其一些功利性的意义。

另外,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让家长“甜蜜的负担”予以规范,不妨通过“划红线”的方式,明确家校共育的边界,让学校和校长都有规可依。

实话·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专栏



近日,磐安县实验小学教学楼五年级各班的走廊上,各种各样的风筝“爬”上了墙壁,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风筝引来众多学生围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风筝,而是该校五年级开展的一次“双减”综合作业的学生成果。学生们跟随劳动课教师砍竹子、劈竹篾、做风筝,根据美术教师指导在风筝上完成“田园书香”和“磐五味药材文化”两个主题绘画,并将全过程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本报通讯员 应良伟 摄)

成就每一个孩子的更多可能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家校社医”德育工作侧记

□本报实习记者 王萧扬
记者 朱诗琪

刚接手班级,班主任毕芸(化名)就结结实实地遭遇了学生凌霄(化名)给的下马威。上课时,凌霄常常不管不顾,把书本、文具丢得到处都是,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大声说起话来;冲突更是不能起,一生气来他的情绪就像狂奔的野马,停也停不下来。“有次我忍不住批评了凌霄几句,没想到他的回应是尖叫和吵闹。”和家長沟通后,毕芸才得知凌霄出现这些行为是因为他在注意力方面有缺失。对于缺乏特殊学生教育经验的毕芸来说,这让日常课堂管理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而这样的特殊学生在杭州市卖鱼桥小学并不是个例,全校2900多名学生中因为各种原因在心理行为上有偏差的约占2%。校长罗才军告诉记者,对于学区内的适龄学生,学校零拒绝,而对其中的特殊学生,学校更是从未对家长说过“不”字。

为此,从2019年起,卖鱼桥小学开始推进全纳教育,推出了以学校为中心,联动家庭、医院、社会,汇聚各方力量共建的全纳教育中心,构建了“家校社医”四位一体育人模式。

从束手无策到不可思议,
见证一个班主任的真实转变

“当时感觉非常伤心,说实话也有一点愤怒。我在这孩子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但收效甚微。我已经做了很多年班主任,依旧有些无计可施。”想到凌霄刚入班的状态,毕芸顿了顿,有些无奈。

毕芸曾与在其他学校任职的朋友联系,得知他们班也有存在情绪问题的孩子。朋友向所在学校反映,学校也没有拿出一套解决方案;与家长沟通,家长不理解也不接受他们的孩子存在问题。大部分的压力都由班主任扛着。

得知学校全纳教育中心成立后,毕芸将凌霄的情况悉数告知,心理教师们的介入,分担了班主任很大的压力。全纳教育中心介入后,凌霄有了私人定制的个性化教育方案,毕芸还可以根据全纳教育中心给出的提示板中的指导,对凌霄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慢慢

地,凌霄很少再出现行为过激的情况。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全纳教育中心定期的多方研讨会、学生咨询、个训使凌霄的情绪稳定了很多。毕芸也更加重视班里学生的心理健康,积极参与全纳教育中心组织的心理教育科普活动,提升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力。

从“红黄码”到成长模型,
构建一份全纳教育支持体系

“全纳教育发端于特殊教育,但真正含义远远超出特殊教育的范畴,涉及普通教育的全面改革。我们的最大愿景就是探索公办学校的全纳教育之路,并能把经验普及至区域诸多学校,进而不断推动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个性、融合发展。”全纳教育中心主任周李萍介绍。

在全纳教育中心的一角,放置着一沓一沓的信纸。信纸上写满了学生各式各样的故事与成长的疑惑,这是全纳教育中心“麦苗悄悄话信箱”收集上来的学生信件。收到这些信件后,心理教师不仅会对孩子进行单独谈话,他们也会选出一些信件,通过每周一次的心理广播解答学生们的疑惑。“落实到像凌霄一样的特殊学生,我们一方面会做谈话,另一方面还会偷偷到课堂上蹲点,进行课堂观察,看看凌霄的具体表现怎么样。”

每日课间正是心理教师的出动时间。“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不用我们找他,他会主动到办公室找我。”这时候,心理站长陈浩便摸摸他的头,夸夸他“你今天很棒”,夸的内容每天都不同,都很有新意。“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你夸孩子一两句,奖励他一颗糖,他的紧张情绪就会得到缓解,一整天开开心心。”陈浩笑着说。

除了点对点的观察、谈话,学校还给这些特殊学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支持体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红黄码”学生心理档案机制。全纳教育中心的心理教师会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学生沟通、教师访谈、与家长面谈这5个步骤进行全校筛查。根据小学生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危机3个层次的概念分析,确定色码学生,建立“红黄码”学生心理档案,启动心理干预机制。

同时,为了能更及时、有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和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干预,全纳教育中心还探索出一套学生成长支持模型,分为常规和紧急两种情况。“像发生特殊学生情绪过激的情况,就需要全纳教育中心的紧急介入。我们首先要将学生带离令他感到不安的场景,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安抚与教育。”陈浩介绍。而对于普通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则采用常规模型——班主任发现学生有情绪行为异常后首先填写学生情况表上报全纳教育中心;第二步全纳教育中心协同专家到班级进行课堂观察,与班主任访谈,进行心理量表测评,综合三方面情况作出评估报告;第三步进行学校、家长、专家的三方谈话,商讨应对方案。

从心理教师到社区、医院,
打造一个“家校社医”同心圆

需要帮助的,不仅仅是学生、家长、班主任,还有心理教师。

“学校的心理老师大多是学应用心理学的,对于特殊教育,特别是孤独症孩子的教育,是不够专业的。”周李萍坦言。为了解决心理教师在特殊教育方面专业不足的情况,学校在2019年加入杭州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博士骆宏发起的“同心圆”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希望通过联动“家校社医”的力量建立青少年心理支持体系。2020年,学校进一步邀请骆宏在学校成立了儿童心理健康工作室。专家们定期向学校教师、家长开展心理科普讲座,工作室也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心理教育资源。2021年,学校还引进了浙江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专家团队。专家进入学校做学生观察、个别辅导;心理教师则在与专业团队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怎么识别不同类型的心理偏差,怎么做个别化计划,怎么做学生个训等。

针对特需学生,学校定期开设专业的研讨会,与社会特教机构合作,并邀请区特教专家进行研判和指导,为家长提供干预的多种方案,并提供专业的感统训练、行为训练。而这样的研讨会,针对一个学生最多能开10多场。

碰上家长不愿意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学校就把医生“送”进来。“在一次针

对某特殊学生的研讨会上,我们就把市二医院的医生请到了现场。医生专业、耐心的沟通让家长非常动容。”周李萍说。事后,那个家长还特地写了许多话感谢之前被误解的心理教师。

高校专业团队进入了,社区力量参与了,医院也介入了,一个以学校为核心,学校、家庭、社会、医院四方为要素的“同心圆”逐步建立。在这个“同心圆”中,卖鱼桥小学全纳教育中心处于中间地位,联络多方,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和发挥各要素育人价值。“每个特殊孩子背后,可能有三方、四方甚至五方的力量。他的一点点进步,身后是有十倍、百倍的力量在推着他向前。”周李萍说,全纳教育中心成立一年多以来,共开展年级团辅课15场、学生成长研讨会100场,转介学生30余人、学生心理健康线上线下同步广播40次、亲子成长加油站慕课42节、个案咨询100余次、感统训练80次;在色码学生心理档案机制支持下,紧急干预“红黄码”学生情绪行为60次,超过20名学生行为表现有显著改善……

“在反复失败、无能为力过后,看到孩子很有感染力的笑容,我就觉得一切都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点点慢慢来。”一名特殊学生家长王端(化名)的家长说。

王端刚入校时,班主任就对全班学生说:“每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王端有自己的短处,但也有独属于他的长处。”班主任说这话的时候,尊重、严肃且认真。

总有人问负责推动全纳教育的罗才军,为了这几十个学生,花这么大力气值不值?

他回答:“值,因为我们学校多年来坚持尊重差异、赏识个体、因材施教、多元发展的理念,就是为了看到每个学生身上的不同。不同才能成就更多,才是我们教育人最有挑战性、最有可能性的资源。”



梅林舞起“百叶龙”

红梅映春,长兴县林城镇天平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梅林中舞起当地非遗民俗“百叶龙”。据悉,“百叶龙”发源并流传于长兴县林城镇天平村一带,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2006年被批准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校把“百叶龙”纳入日常教学,并与校外实践“大课堂”相结合,让非遗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本报通讯员 周洪峰 摄)

让醇香黄酒唱响育人曲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中学开设黄酒文化系列课程□本报记者 杨倩
通讯员 李立新

“你选了哪门课?”“我终于选到了‘鉴水酿’。课后服务拓展性课程选课结束后,绍兴市柯桥区湖塘中学的学生们正饶有兴致地讨论着自己的选择。

柯桥区湖塘街道位于鉴湖畔,是绍兴黄酒的主要产地之一,这里素有“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之说。湖塘中学从2014年就开始尝试“基础学科分层走班,拓展课程走班选课”,同时开出人文、科学、艺术、体育四大类共30门拓展性课程。“双减”之下,为了提升拓展性课程的内容质量,学校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对原有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和完善,推出了黄酒文化系列课程。

向外国友人介绍黄酒的历史、与外商进行黄酒贸易、探究黄酒生产中的科学原理……学校将黄酒文化有机融入“Rice Wine&English Speech”“商务英语”“科学探究”等原有的拓展性课程。去年5月,在校长章伟东的主持下,学校还请来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国军指导,组织语文、科学、社会、艺术、英语等多学科教师编写了校本教材《鉴水酿》,系统讲授绍兴黄酒的起源和腾飞、绍兴名人与黄酒的故事、黄酒生产中的科学知识等内容。该教材于去年9月投入使用。

“原来周恩来总理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将绍兴酒加热后饮用的习惯,他不但自己喜欢喝绍兴酒,还把它介绍给各位中央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贵宾。”在学习

了“绍兴酒与绍兴名人”一课后,八(5)班学生陈峰说,“周总理对故乡绍兴黄酒的关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是宽厚的老师,故乡是慈祥的母亲,故乡是深情的土地’”。黄酒文化课程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赤子之心。

当阵阵酒香飘进校园,学校的黄酒文化课程也从校园走向社会。接到“寻找民间黄酒艺人,完成相关调查报告”的实践任务后,学生们群策群力,先拟定调查提纲,再兵分多路,各显神通,深入黄酒小镇,走访鉴湖酿酒厂、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参观、拍照、采访等形式,搜集到丰富的、鲜活资料。

为了进一步有效探索黄酒文化与学校育人相结合的模式,学校还定期邀请杨国军为学生作讲座。在最近一次主题

为“中国黄酒的文化自信”的讲座上,杨国军系统阐述了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黄酒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文化自信,鼓励学生传承黄酒精神,做品质自信、学习自信、健康自信、审美自信的“四信”之人。

章伟东说,选择绍兴黄酒作为校本教材的开发载体,可以让学生从绍兴酿酒人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人生如酿酒,要学习绍兴酿酒人永不言败的坚强意志;学业如酿酒,要学习绍兴酿酒人心中无旁骛、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接下来,学校将继续完善黄酒文化系列课程,编写《民间黄酒艺人》《悠悠酒香,鉴湖源头》《黄酒之魂:胆剑精神》等校本教材,并与黄酒小镇合作建立德育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